1

黄浦江畔洒热血

——“一 二八”淞沪抗战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俱瞻的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

——1932 年《告淞沪民众书》

1932 年初，漫天飞雪弥漫了整个东北大平原，寒风呜咽，人语声悲，东北广袤的黑土地迎来了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天冷，人心更冷。3 月，在日本关东军的一手导演下，前清废帝溥仪在长春粉墨登场，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日本此举顿时在国际上招来一片谴责之声。

日本需要把世界的目光从满洲引开。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打电话给日本驻上海陆军副武官田中吉隆少佐：“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想法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日僧事件”。1932 年 1 月 18 日，5 名在上海化缘的日本莲花宗和尚突然“遭人袭击”。这其实是在田中少佐策划下，由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前清肃亲王之女，被日本政客收养）收买一批地痞干的。而日本驻上海的最高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表村井领事却反咬一口，并无理要求上海市政府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和《民国日报》。并于 1 月 26 日，发出所谓的《哀的美敦书》,限令中国方面 48 小时内作出圆满的答复，否则日军就要自由行动。驻上海日本第 1 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也发表声明，要求上海市市长“从速作出圆满答复并且付诸实现，否则，为保护帝国权益，决心采取认为适当的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海军战舰 30 余艘驶入黄浦江，数千名陆战队员在上海登陆，疯狂的征服欲已经使日本人丧失了其标榜的“理智”和“风度”。

忍无可忍，誓与暴日拼到底

就在盐泽幸一发表声明的同时，日本海军“大井”号轻型巡洋舰、第 15 驱逐队、吴港特别陆战队以及“能登吕”号特务舰（水上飞机母舰）先后于 23、24 日驶抵上海；26 日又派遣第 1 水雷战队（下辖 3 个驱逐队）驶向上海。“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有 600 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又增加了 2 个大队及 1 个中队，共约 1800 余人。淞沪抗战爆发时，日本在上海地区及长江流域的海军第 1 外遣队所属部队有第 15、第 22、第 23、第 30 驱逐队（每队编制 4 艘驱逐舰）及 4 艘轻型巡洋舰、1 艘水上飞机母舰（搭载水上飞机 6 架），旗舰为“安宅”号；陆战队有第 1、第 2、第 3 大队。

当时卫戍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 19 路军第 78 师的 2 个旅和淞沪要塞守备部队及北站宪兵营。蒋光鼐为第 19 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副总指挥兼第 19 路军军长。

1932 年 1 月 28 日深夜 11 时 7 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底、通天庵车站一带集合。至 11 时 30 分，日寇千余人在

装甲车的掩护下，突然向第 19 路军第 78 师第 1 营袭击；另一股 600 余人的日军，向第 6 团第 2 营袭击，并纵火焚烧商店。中国驻军依照总部 23 日下达的密令，当即给予还击，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战士们用手榴弹击毁日寇装甲车 4 辆，各路口遗下日军尸体百余具。

“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爆发。

总部接到报告后，蔡廷锴、蒋光鼐、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径到达真茹车站，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并电令驻镇江、苏州、常州的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进驻。 29 日天亮，日本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但在我军坚强抵抗下，敌寇的各路进攻均被我守军击退。中午，蔡廷锴军长亲往闸北等处巡视，并向官兵讲话，鼓舞士气。

就在这一天，第 19 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了抗战通电。这份通电，表达了第 19 路军全体官兵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

孤军奋战，血肉筑就钢铁防线

日军因进攻没有得手，于 29 日晚 8 点，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向中方提出停战要求，这其实是日军的缓兵之计。蒋、蔡二将领考虑到自己的人马也需调整，便接受了这个要求，随即命令前线各部队停止战斗，严密戒备。并同时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 60 师调到南翔、真茹一带，将第 61 师调到上海，原在上海的第 78 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随时准备消灭敌人。

第 19 路军将士抗击日寇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斗志，上海各界纷纷派代表前往第 19 路军各部队慰问。1 月 30 日上午，宋庆龄、何香凝到真茹慰问军队。当时

天降大雪，两位夫人见士兵仍然穿着单衣、夹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当即回到上海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仅 5 天就捐制棉衣 3 万余套，同时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许多青年爱国学生，也揣着一腔报国情怀投笔从戎，与第 19 路军官兵并肩作战。在广大爱国民众的支援下，第 19 路军士气大增。

30 日，日本 3 艘巡洋舰、4 艘驱逐舰、2 艘航空母舰及陆战队 5000 人到沪。敌军增援后，立刻置自己的停火诺言于不顾，于 31 日晚 23 时再次向闸北的第 19 路军防守阵地发动猛攻，双方激战再次开始。2 月 1 日，蒋光鼐总指挥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打退日寇的进攻。

日军自 1 月 28 日发动进攻后，整整一个星期，都没能突破闸北范围的防线。2 月 4 日，日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了猛烈战斗。结果，在闸北方面向我青云路进攻的日军被击退，吴淞屹然无恙；江湾 1 个联队的日军被我包围歼灭。我军乘胜反攻，各线激战达 9 小时之久，完全粉碎了敌军这次总攻。日军司令盐泽幸一，也因失败而被免职，调回本国。

接替盐泽幸一的是日本海军第 3 舰队司令野村。鉴于闸北方向日军受挫，野村上任后，遂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2 月 7 日，敌人集结大小战舰和飞机向吴淞炮台轮番轰击轰炸后，日军陆战队便蜂拥而上，强行登陆。我步兵坚守阵地，浴血狙击，待敌人进入射程范围内，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致使日寇死伤枕藉，无法登陆。

然而，令人气愤的是南京政府卖国投降。军政部长何应钦不仅不支持第 19 路军的抗战，反而指责蒋光鼐、蔡廷锴“强出风头，目无军纪，给政府制造麻烦”，对第 19 路军不给一枪一弹的支援，致使第 19 路军连手榴弹都不够用。一些部队只好用上海总工会用罐头盒赶制的“土炸弹”来御敌。为此，日

军宣布：上海战事只是专对第 19 路军，不与南京政府以及其他军队为敌。日军的此举其实只是为了先稳住中国其他军队，避免战线过长，四面迎敌，但何应钦却严令各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阻止各军将士援助第 19 路军。

更令人奇怪的是，第 19 路军接防前的原吴淞要塞司令任凭日本军舰在眼皮子底下自由出入，增兵支援，却不放一枪阻止，当日军进攻要塞时则仓皇而逃。中国海军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仍然供应日本海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军，日军舰队也不得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这简直是无耻之极！这一桩桩怪事，真是千古绝无仅有的奇耻大辱。第 19 路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凭借清一色的陆军步兵，与日本陆、海、空军联合编队战斗的。

悲哉！我第 19 路军官兵在前线浴血奋战，怎么会想到他们已经被政府和“兄弟”部队无情地抛弃了。

13 日清晨，日军发动新的总攻。野村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企图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天气骤冷，战斗却打得异常激烈。中日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白刃肉搏，死伤均极惨重。这次战斗，向蕴藻浜南端淞沪铁路桥出击的日军，被第 78 师守军击退，向北端纪家桥出击的敌军，被第 61 师守军击退，日军进攻计划又被粉碎。

2月中旬，野村的职务由日陆军中将植田谦吉替代。14 日，植田率部抵沪，兵力增至 3 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的身份发表了谈话，他说：“要迫使第 19 路军撤退。”2月 18 日，植田向蔡廷锴提出数条无理要求，企图“谋和”。蔡廷锴把它交给蒋光鼐，并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会上，全体将领面对狼子野心无比愤慨，决心奋战到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时，敌全部兵力已有 3 万余人，野炮 60 多门，并且陆战队分布次要战线，日舰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飞机也增加到 60 余架。

和议未果，激战在即。刚好蒋介石到了浦镇，张治中到浦镇迎蒋。张治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5 军军长，遂向蒋报道：“第 19 路军打得很艰难，应该派军队支援，中央若无兵可派，治中愿往。”

蒋介石此时正为各方舆论的压力而烦恼，听了张治中之语，遂道：“既然文白愿往，第 5 军是我们惟一可以拿出作战的部队，现在实在无法可想，只有把你的这个卫戍部队抽出去作战。”蒋当即又向何应钦打招呼，要何下令张治中率第 5 军的 2 个师参战。第 5 军的臂章符号，一律换成了第 19 路军的臂章符号。

第 5 军的增援，使蒋光鼐等甚为高兴。这时候阎锡山也派人送来重型迫击炮 15 门、炮弹 600 发，遂下令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谦吉通牒的复文。

2 月 20 日晨，恼羞急躁的日寇发动了第三次总攻，日军的这次进攻，是企图突破中方防线南端地域，然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第 19 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再以主力部队向北歼灭第 5 军于吴淞地区。这就是植田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至 22 日，植田亲率日军倾巢出动，攻势凶猛，第 19 路军与其激战达 5 昼夜。至 25 日，日军在我军的三面包抄中，仓皇溃退，伤亡惨重，中国军队又一次取得重大胜利。

此间，第 19 路军敢死队员潜水炸伤日军旗舰“楚云号”，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无法速决，引起国内反战浪潮。为了挽救败局，日军一面在东北加紧拼凑伪满洲国，一面再度整顿卒伍，派遣前田中内阁的陆相白川大将接替植田，并加派菱刈隆为副总司令，增兵 3 个师团，飞机 200 余架，兵

力增至近 7 万人。而我军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战斗 1 个月，人员、武器消耗极多，且补给又无望，敌众我寡，处境十分艰难。

黄浦呜咽，万众悲痛颂英灵

2月 29 日，日军在白川部署下，发动第四次总攻。日寇在大炮飞机掩护下乘势进袭，敌我短兵相接，血肉横飞，杀得天昏地暗。3 月 1 日清晨,日军 3 万余人在浏河登陆，由于第 19路军预备队已经用尽，无以应付登陆之敌，致使第 19 路军中央阵地被突破。但第 19路军仍然拼死抵抗，希望受蒋介石指挥的上官云相师能即刻投入援助，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仍能维持，然而上官师却始终按兵不动。

下午，我守军终因援绝兵尽，导致了全线动摇。

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下，蒋光鼐将军只好召集蔡廷锴、张治中两军长会商。张治中沉痛之极，一言不发。蔡廷锴则怒目圆睁，对卖国媚外之流大骂不已。戴戟司令捶胸顿足，悲痛欲绝。当晚 11 时，蒋光鼐总指挥怀着沉痛的心情含泪下达命令：向嘉定、黄渡第二道防线撤退。

3月 3 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坚持 1 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告结束。蒋介石为了反共，不惜牺牲国家主权与日寇和谈。5月 5 日中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由此将上海变成自由市，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这无异于出卖了上海。

“一 二八”淞沪抗战，第 19路军与第 5 路军阵亡军官及士兵共 4270余人，受伤人数约 9830余人。5月 28 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4万群众怀着悲痛之情参加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花圈如海，挽联如林。廖仲恺夫人

何香凝在演说中放声恸哭，感人至深，在场听众无不稀嘘流涕，悲痛万分。滴滴泪水，无不饱含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强烈仇恨；无不饱含着对国民政府、蒋介石当权者不抵抗政策的愤怒指责；无不饱含着对阵亡英灵们的沉痛悼念。

滔滔的黄浦江，见证了第 19 路军将士奋起抗战、以死殉职的报国情怀；也见证了第 19 路军弹尽粮绝、后援无望、含泪后撤的无奈。它将会为这些头戴蓑笠、身着灰色军衣的英勇将士作证，他们无愧于军人以身卫国的天职！

“一 二八”淞沪抗战是我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近代反侵略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淞沪抗战由中国军队第 19 路军的爱国官兵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毅然发动并轰轰烈烈展开，其曲折、悲壮的斗争历程，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纪念。



华夏儿女护关隘

—— 长城抗战

1933 年 1 ~ 5 月间，中国军队为抗击日军的侵略，不让日军进入关内，在长城一线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防御性作战。这些作战又被称为长城抗战。长城抗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戈指长城——日本多年侵华梦

长城抗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急剧膨胀、日本军队向中国大规模进攻的背景下开始的。侵略中国的野心在日本早就存在。早在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就把灭亡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作为国策。

占领全中国，进而占领全亚洲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占领东北后继续向华北进犯是其必然，而要占领华北，就必须攻破自古就修建在中国北方战略要地上的防线 —— 万里长城。长城是极重要的关隘，临东北、华北之界，在战争中起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从地形上看，长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敌人；失之则处于不利的态势。日本侵略者要从东北大举进入华北，长城是不可逾越的关

口。我国军队要阻敌于关外，也必须依恃长城进行防御作战。于是，在万里长城燃起战争烽火遂变得不可避免。

1933 年元旦至 5 月 22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第 6、第 8 师团，独立混成第 14、第 33 旅团、骑兵第 4 旅团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 4 万余人及伪军 3 万多人，向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的要隘及热河省发起了进攻。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一致要求抗日的压力下，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张学良负责作战事宜（3 月 12 日起，由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先后调集 14 个军 20 万余人，企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从 1933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22 日，中国军队在山海关、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多伦、张家口等 100 多个长城关口，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战线长达 500 多公里。

山海关、九门口之战——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

1933 年 1 月 1 日，日军制造事端，向山海关进攻，中国守军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爱国将领何柱国率领的部队。日军第 8 师团第 4 旅团在航空兵和海军各一部支援下，向山海关中国驻军第 9 旅第 26 团发起猛烈的攻击。该团奋起抗击，与日军殊死拼杀。至 3 日下午伤亡过半。因南京政府不予支援，守军不过千余，难抵日军凶猛攻势，他们惟一可依赖的是千百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是一个军队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1 月 3 日山海关失陷，举国震惊，民众哗然。4 日和 6 日，日军进攻榆关附近五里台、石河的第 9 旅阵地，受挫。10 日，日伪军攻占九门口，守军第 15 旅退守石门寨。15～16 日，日军进犯要隘石门寨未

逞，转入对峙。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数千人曾反攻九门口，以牵制日军行动。

日军占领山海关后，河北北部的蓟镇、宣镇长城防线依然是日军进攻华北的威胁和障碍，于是他们的进攻方向转向热河、察哈尔省（今张家口地区及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南部与河北省接壤地区）一带，力图先占领长城外侧的广大地域，然后再夺取长城防线上的各战略要地，以形成南威逼华北，北占领内蒙古、进攻外蒙古，进而侵犯苏联的战略态势。

2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召集各兵团主任参谋会议，布置热河作战要旨。2月17日，武藤信义下令进攻热河省（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等地）。

2月19日，张学良调整部署，以4个军配置在叶柏寿、朝阳、北票、开鲁一线和平泉、凌源、建平、赤峰等地阻止日军进攻。21日，日本关东军第6、第7、第8、第12师团主力，纠合伪军张海鹏部共10万多人，分三路进犯热河。北路由通辽攻开鲁；中路由义县攻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守凌源的万福麟部于兆麟师一度抵抗后，因腹背受敌，退守长城线上军事要塞喜峰口。2月22日至3月4日，日军第8、第6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和伪军分三路相继占领上述地区和热河省会承德。承德于3月4日失守。日军攻占承德后，又以地面部队为主，在航空兵、坦克和炮兵支援下，从三个方向向长城一线进攻，企图攻占长城要隘，向华北方向进犯。守军在凌南（今建昌）、凌源、赤峰等地抗击后，第53军撤至喜峰口、冷口等地；第41、第63、第55军分别撤往围场、乌丹（今翁牛特旗）、多伦、沽源。张学良令所部坚守长城线，并令第59军及骑兵第1军主力于张北、独石口、多伦等地布防，防日军西犯。日军的进攻遭到中国驻军的顽强抵抗，中日双方在长城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线展开了长达 80 多天的激烈的阵地争夺战。

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执行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沿长城线布防，企图阻止日军进攻。以第 29 军宋哲元（1885—1940，山东东陵人）所部担任冷口（不含）经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至马兰峪之间的防务；以第 17 军徐庭瑶所部在古北口至南天门一线驻防；以第 32 军商震所部担任由董家口（不含）经冷口到刘家口、义院口方面的防务；调由长城线后撤的东北军担任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的防务；并调晋军傅作义所部担任独石口方面的防务。

冷口、滦东之战——拼尽热血夺要点

3月 4 日,日军独立混成第 14 旅团一部占领冷口。6 日，中国第 32 军一部发动反击，一举收复冷口。12～24 日，独立混成第 33 旅团进攻界岭口，第 53 军一部顽强抗击与反击，阵地失而复得，转入对峙。21 日，第 53 军第 116 师一部守备之义院口被日军占领。3 月 24 日，冷口日军分路进攻山神庙、马家沟一带。3月 27 日，武藤下令进攻滦东。中日双方军队随即在滦东各要点展开激战，反复争夺，第 57 军防守的石门寨、海阳镇于 4 月 1 日和 4 日被日军岩田支队等占领。4 月 9 日晚，日军第 6 师团主力攻击守军第 139 师第 715 团阵地，均被击退。嗣后，日军以飞机、大炮配合，猛攻守军山顶工事，同时以骑兵向守军阵地侧翼迂回。第 715 团被迫撤出前进阵地。接着，日军突破守军第 139 师第 717 团左翼阵地，占领冷口左侧高地。此时，右侧刘家口方面补充团与敌战斗激烈，请求增援。第 139 师全线向兰若院方向退却。4月 11 日起，日军3万人连日猛攻冷口。商震部伤亡甚重，放弃冷口，沿建昌营、迁安向滦河右岸撤退。日军侵占冷口及其附近刘家口、白

羊峪。4月 14～17 日,何应钦令第 32、第 57、第 53 军撤守滦河西岸，抚宁、昌黎随之陷落，双方隔河对峙。此时，日军担心入侵关内会引起国际干涉，武藤 19 日下令进入关内的部队立即撤回长城线。守军乘机跟踪追进，至 29 日收复迁安、卢龙、昌黎、抚宁、北戴河等地。

古北口、兴隆之战——“激战中的激战”

在古北口，中央军关麟征所部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军进攻。3月 5 日，第 67 军一部奉命占据古北口外马圈子、黄土梁阵地，阻日军西进，当日晚遭日军第 8 师团第 16 旅团进攻，激战至 9 日夜退守古北口一线阵地。10 日，第 17 军第 25 师进至古北口加强第 67 军二线阵地。

10 日上午 6 时，第 25 师第 73 旅已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及龙儿峪阵地（即第 112 师右翼之第一线阵地），并加紧构筑防御工事。该旅的第 145 团在右地区，第 146 团（欠第 1 营）在左地区，并以第 145 团的第 1 营在右翼第一线占领龙儿峪阵地。第 146 团的第 1 营为旅预备队。第 75 旅集结于黄道甸附近，师部及直属部队位置于古北口之关帝庙。

3月 10 日午前 7 时 30 分，第 25 师第 73 旅（旅长杜聿明）甫部署完毕，一架敌机即来古北口上空盘旋侦察，约一小时后投弹而去。午前 9 时 5 架敌机又来盘旋轰炸，以后每小时一队敌机，往返轮流轰炸，竟日未停止。我军既无对空作战的有效武器，又无对空作战的经验。古北口长城一带高地都是坚硬的岩石秃山，构筑工事及掩蔽部极为不易，在潮河支流上游有少数树木，亦为敌人投弹目标。因此，在敌机低空轮番轰炸之下，我军未战之前已有相当大的伤亡。这可能是日军侵略我东北以来惯用的战法，企图以飞机轰炸吓退我抗日军人。日寇见

我军在被轰炸后仍屹然未动，遂于午后 3 时以炮兵掩护步兵向我 25 师最右翼龙儿峪阵地及第 112 师右翼将军楼阵地开始攻击。

在双方对峙期间，各师自发地派遣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如 4 月 5 日第 2 师别动队在色树沟以短枪手榴弹狙击，毙敌骑兵第 8 联队军官一名，士兵数十名并炸毁敌汽车数辆。第 83 师由魏巍率领的别动队，袭击古北口北关，给敌后方部队以沉重打击。

11 日,日军第 16 旅团集中兵力在炮兵队、飞行队和战车队配合下，向古北口猛攻。4 月 11 日同时在敌左右翼与敌之游动部队激战。我别动队曾将偏桥通承德的汽车道破坏，敌方接济为之断绝多次。守军英勇抗击与反击，损失过重，至 12 日古北口失守，第 25 师退守南天门一带阵地。3 昼夜的血战，中国军队伤亡达 4000 多人，退守古北口南 5 里的南天门。此战，使日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 2000 余人。日军也称此役为‘ 激战中的激战 ”。13 日 ,由 第 17 军第 2 师接替第 25 师防务，次日第 83 师投入战斗，击退日军后，双方对峙。

古北口失守以后，日寇为了进一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以达其逐步控制华北的阴谋，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击破蒋介石的中央 军 ;自 4 月 15 日起，即将滦东兵力逐渐向南天门方面转移。除西义一第 8 师团外，有坂本政右门第 6 师团主力，中村第 33 旅团（独立混成旅团，内有满蒙伪军及满韩联合军约 6000 人）并附有强大的空军、炮兵、坦克等部队。

4 月 21 日起，日军第 16 旅团在飞机 10 余架、坦克 30 余辆、大炮数十门的支援下，分三路进攻南天门。南天门阵地，右自潮河岸的黄土梁起，左至长城上的八道楼子止；正面宽 5 公里 ,中段以 421 高地为据点。阵地编成系以抵抗巢为核心的纵深配备；并于南天门阵地后方，构筑 6 道预备阵地。附近八

道楼子、田家庄、界牌峪阵地，局部工事被摧毁，守军伤亡惨重，仍顽强抗击。24 日，第 16 旅团得第 4 旅团一部增援后，向南天门正面及其两侧阵地猛攻，并施放烟幕掩护坦克、步兵多次冲锋。守军第 2 师、第 83 师、骑兵第 1 旅、炮兵第 4 团顽强抗击。激战至 28 日，由南天门撤守磨石山、大小新开岭、北香岭、丰城庄之线。日军继续进攻，第 17 军 3 个师在上述地区以及笔架山、南香峪等地苦战 13 天后，于 5月 13 日撤至密云。至此，中国军队在古北口以上万人的伤亡代价，抗击了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军近 70 天。其间，第 26 军于 4 月 27 日包围进至兴隆县城的日军 1 个营，攻击 3 天未克，后因日军增援被迫撤退，于 5月 14 日奉命占领九松山预备阵地。

喜峰口、罗文峪之战——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3月 9 日下午，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的联合先遣队进抵河北遵化东北 50 多公里的喜峰口，即向东北军万福麟部进攻。傍晚，侵占北侧长城线及喜峰口以东的董家口等阵地。中国守军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指挥该军英勇抗击。第 37 师冯治安部第 109 旅旅长赵登禹，奉命派王长海团（第 217 团）为先锋，急行军增援喜峰口。该团刚刚接防，不顾疲劳，在王长海团长的率领下实施反击，毙伤日军百余人，夺回喜峰口口门。王长海组成 500 人的大刀队，乘夜分两路潜入敌阵，趁日军酣睡，用大刀砍杀，砍毙大量日军，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仅生还 20 多人。在日军不断反扑下，王长海部因众寡悬殊，被迫撤退，该口门复被日军占领。3 月 10 日，日军服部旅团长令步兵第 26、第 27 联队一部增援喜峰口，由董家口、铁门关等处发起进攻。赵登禹即率部前往堵截敌人，宋哲元令第 37 师王治邦、佟泽光两旅分左右两翼支援，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日军

以一部确保喜峰口关口，将主力集中在长城北侧地区待机。3月11日夜，第29军采取迂回夜袭战术，分左右两路向敌出击。赵登禹带伤率两个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其喜峰口西侧高地。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在夜暗中踏雪前进，于次日拂晓前进至日军三家子、小喜峰口、狼洞子、白台子等阵地。敌人在睡梦中未及还击，纷纷被砍杀。佟泽光率两个团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至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地之敌。王治邦旅在第一线固守，候左右两路出击得手后，即行出击。喜峰口重归中国军队之手。

3月12日，驻喜峰口外老婆山的日军赶来增援。双方激战，伤亡均重。3月13日，日军再攻中国军队阵地，企图未得逞，渐次后撤到遵化以北25公里的半壁山。3月14日，宋哲元部收复老婆山。此役，第29军虏获敌坦克11辆，装甲车6辆，步枪6000多支，俘敌万余。日本报纸不得不承认喜峰口战斗丧尽了“皇军名誉”，遭受了“60年来未有之侮辱”。中国军队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于3月16日沿半壁山向遵化以北9公里的罗文峪进攻，并以飞机20多架助战。在该地防守的第29军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奋起抵抗，反复争夺阵地10多次。当晚，刘部从两翼夹击日军，营长王合春率部抄到敌后，重创日军。王合春阵亡，全营生还者仅70多人。敌向莺手营方向退去。3月18日晨，日军再次猛攻罗文峪。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刘汝明师长亲率手枪队督战。激战至天黑，将敌击退。此时，李金田旅长率一个团由沙宝峪绕攻敌之侧背，另一个团由左翼绕攻敌之后方，正面守军也全线出击。次日拂晓，敌除以一部配置在龙王庙警戒外，主力调回承德。罗文峪战斗后，第29军在整个防御线上与敌形成对峙

状态。

4月11日，由于冷口守军伤亡过大，冷口弃守；冷口的失守，使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被迫于13日撤退；4月20日深夜，日军开始猛攻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中国军队防线，守军黄杰第2师等轮番上阵抵御，与日军血战8昼夜，至26日夜，日军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迫使守军后撤600米，守军也有3000多将士伤亡。

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长城守军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被迫撤离长城各口。日军进占长城各口后，南进密云、怀柔等地。25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向日军求和，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1日，双方代表在塘沽签订了使中国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一协定使中国丧失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主权，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广大爱国军民所进行的长城抗战，终因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消极应对的方针而导致前功尽弃。

长城抗战虽然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长城抗战的意义却是不容置疑的。在政治上，它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显示了中国军民的抗争精神；在军事上，它重创了日军的军事力量，迟滞了日军向华北进攻的步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